

聖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五

表

齊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伏奉勅命差臣權知齊州軍州事
臣已於六月十六日到任交割訖從臣之欲
獲奉親輿便臣之私使近鄉邑愚衷自擇其
所處素望亦何以復加惟寄重而才微且人
輕而息渥循涯深覩陷涕難收臣補之誠惶
誠惧頓首：：伏念臣五世簪纓一介韋布



涵濡禮義砥礪鑿頑 先帝起經術之殘偶
叨賜第陛下修館閣之舊首珎具員傳毛羽
而使翔弛轡銜而要至獨行偏上不知所學
之何施少與數竒祇有此心之自信丐廣陵
之貳政在元祐之五年從簿書中以著作召
雖此職名存而實廢然常情內重而外輕再
陪英俊之游亦幸採收之及而臣拙艱滋爾
貧窶仍之厯塵中秘之五資坐守集仙之四
庫未嘗任毫末事安得有庸寸勞於法既當
為州還朝又已踰歲用復傾於肝鬲至兩瀆
於冕旒敢圖包荒重此得請假濟南之印綬
近大野之墳廬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發天縱之多能謂日新之盛德謂
未有廩而不試蓋必將試而後知故茲愚踈
亦在器使再念臣所領郡耕織甚饒人之愛
生法令易援雖濶達多智不無從昔之土風
而平易近民亦有當時之政事臣願布宣上
德利養下氓倘小假於歲時必粗殫於駕蹇

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南京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臣昨任知齊州事為揚州修過摘星樓事伏蒙

聖恩特從寬典就差通判應天府臣已于三月二日到任上訖小已下僚昧於職守盛時公議持此貸全未使廢閑猶叨安便媿深汗溢感極涕橫臣補之中伏念臣家世凋零在

朝廷者無幾人材闕茸所學問者又非猥迫寒饑出營仕途本自安於常調固絕望於身塗庶幾孤愚不越分量而偶弼臣之一薦濫文館者十年初無毫毛得被驅策徒累資仕以致麾符臣自揣思久當顛沛加以祚薄多故器小易盈不能恪居於其官遂使咎生於所忽幸仁聖矜其如此故迂踈尚以并容第解部章旋霑祿食將母之幸於臣已多德大施隆身微命淺成遂莫悔啟處若驚恭惟

皇帝陛下明日達聽與人為善畢修祖宗之
舊政遍攬中外之英才建官惟賢宥過無大
雖憑生之蝼蟻亦蒙賴於乾坤臣敢不謹畏
自新忠誠內誓念洗心以償罪譴既負、無
可言思發憤以赴功名又區、不足道報恩
無所辟首為期

亳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臣昨知齊州緣舊公坐正月十日
准勅降通判南京碍親回避九月三日准勅
統差通判亳州於當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
咎悔難追已更寒暑嫌疑自列敢憚道塗再
服寬恩重增感涕臣補之誠惶誠惧頓首頓
首伏念臣粗知學問本乏材能仕豈為貧慙
居卑之亦分家雖積善傷餘慶之已微嘗念
居不可以求安福孰先於無禍故六年遷徙
甘常困於米鹽而群從凋零祇自憐其形影
未敢當江湖飛集之數何足掛朝廷論議之
問每欽宥過無大之仁則思見危致命之義

未試以事孰明此心諒與金之已多誠挈瓶
之何有但知揣已皆踰涯恭惟

皇帝陛下惟時憲天常善救物稽先朝之美
意與治古以同興謂蕩々民無能名佑啟我
以正故業々日致其孝繼序思不忘蓋欲得
萬國之歡心足以歛五福而敷錫維甚微鄙
不終棄捐重念臣頃追養親久從補外昨由
公坐得譴止以佐官連書亦既累年實更三
故事雖自致情則無它庶省循苟免於人非
或湔洗稍容於國是大馬能報况服官裾襦
襍無堪猶足燔燎終自知其死所不敢愛于
身光瞻望闕庭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

信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先奉勅落秘閣校理添差監慶州
監酒稅尋丁母憂服闋奉勅添差監信州監
酒稅已於閏九月十二日到任管局訖初免
親喪舟塵仕綴嘗干國典復以罪行夙涉江

湖祗臨物局戴深仁而自幸俯餘息以知危
臣補之瑣首、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才駑
下少不天而孤露長無類以僻違濫先朝經
術之科玷 陛下文館之選至於積累資任
忝冒麾符維區、揣已分量之餘實碌、同
時流輩之後內則詢事考言而茂秋毫之獻
外亦承流宣化而乏膚寸之聞豈惟有悔之
莫追自以無功而應汰含容渥厚昧情顛隳
咸股往以得嫖旅巢焚而譙咎神理交譴家
禍併嬰吊影內慙捫心外懷當滅亡於苦塊
尚收錄於簪裳又竊便安惟深感涕斯蓋伏
遇 皇帝陛下道隆前烈澤浸萬方皇穹降
康休應屢至故簡弗率亦敷在寬為鳥及魚
不出天淵之內息黥與劓尚容鑪錘之間臣
敢不省已愆尤誓心忠義哀荒未復懷色養
以終天罪垢難湔報明恩而無日

河中府謝到任表

起廢采還荐更郎選屬馘為請復藩麾初見

吏民教宣條教明恩未報感涕徒揮伏念臣
稟生拙竊遭世隆盛知寡尤所以干祿非曰
能之謂崇德在於安身終不近也薰心自愛
補劓無期兩露不私句萌亦奮惟兩朝之聖
政在太史之用書首以非才參於群俊青天
白日道至大而難摹黑髮丹心力不能而知
止卒緣累懇因得便私粵自劇曹付之名聞
差馬不勞於吉日乞漿更值於豐年散族再
收啼飢皆飽斯蓋伏遇 皇帝陛下歛五福
以敷錫協萬邦於時雍重華如虞氏則既以
用其中丕承如武王則亦不怠乎遠固特重
監司守土之任蓋嘗視省官鄉寺之除臣願
深體至懷粗推所學庶幾一日之心葺敢意
三年而有成

湖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奉勅就差知湖州已於四月二十
九日到任訖始解蒲中即臨雪上去股肱之
要郡得山水之名城除授每優事功常歎愚

衷內揆感涕交揮臣補之中伏念臣本以寒
生起於下國竊勤少日既孤露以不天問學
長生又僻違而無類未足稱玉裴之選奚取
銓衡不能措游夏之辭何知筆削一昨所自
陳列皆出悃誠已憂疾憊之莫勝更覺才殫
之難彊恐隕越無以塞責故躄循冀於食功
終賴察微俾從補外逮今移徙復竊便安然
臣自惟何人微幸廼得若此斯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光前烈仁覆群倫瑾瑜所貴於
匿瑕管削可收而代匱故容器使屢及下材
而臣以五十歲服官之時當二千石共理之
任有心許國蓋蚤脫於冗員無地輸忠但益
修於常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得請南京鴻慶宮表

罪蒙一洗幸已難逢未忘兢惕之初遽有便
安之請天不艱於平施物自慶於曲全論報
無時捫心有覲中謝伏念臣積衰之系始冠
而孤本以下才甘於常調而偶在選掄之末

旋招譴咎之隨尚賴拙疎希當事任是以頃
先獲宥晚益附輕就付宮祠實養以官曹之
佚優加廩給又卹其私室之空德厚不貲愧
深罔措斯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舜大智法
湯克寬董之用威予以馭幸故明詔飾其能
改而申令許以復收臣敢不日夜以思妻孥
相誓念方素飽歎孚於事實之能惟勵赤心
遵悞以終始之戒

謝得請江州太平觀表

起廢恩優薄從裁抑包荒德大終畀便安以
平時不敢僭求而一旦曲從私欲稍生莫稱
灑涕自驚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伏念
臣家世衰微人才菟瑣生五十一歲行身未
免於悔九仕二十四年責實固無一毫末流
離困劇祇緣梧鼠之技窮湔洗召還寔遇飛
龍之施普愚不知於適變狂猶念於安常一
昨罷還中銓當守遠郡惟祠宮為之加餼廩
本先朝所以優臣工豈圖棄置之餘亦被生

成之錫雖乏可依之田畝不違在望之松楸
荷天至私跼地罔措斯蓋伏遇 皇帝陛下
體成王之為子本王季之事况彌性似先因
心薦愛特循舊法開示有容故臣所蒙於分
猶過未溘先於犬馬終願馳驅亦嘗學於詩
書敢忘忠義瞻望闕庭臣無任感天荷聖激
切屏營之至

泗州謝上任表

久此投閑初叨遠郡偶緣之使亟竊名邦被

中肯以促裝不違啟慶荷上恩之起廢祇劇

涕涕已見吏民恪宣惠澤謝中伏念臣幼知勤

苦中幸祿收門戶積衰年齡浸晚聖主履至

尊之位下材起遠譴之中誠於曩時願效毫

末汗青載筆嘗寓直於瑣闥難舌含香曾對

敷於文陛而臣自近悔初非棄捐覽輝絕望

於赤霄食野愈思於豐草四門多闢多士具

來臣實何人首煩申令斯蓋 皇帝陛下盡

循古道獨運乾綱服萬物不以威刑驅一世

濟之仁壽咨詢款富則左右前後皆正人播
告必昭則風雨霜露無非教所以小有軫慮
未累砥平振古德心回昊穹之有赫普天和
氣盪灾祲以無餘方當大酌民言益新邦命
伏况瀕淮置郡除吏須材豈宜淪廢之餘遽
誤選求之及今歲事將入而川流漸平臣當
更謹故防博稽長利不敢飾厨傳將迎以希
譽庶幾審詔脩施設以首公誓報更生之恩
終捐九死之命

代河北提刑王朝散謝上任表

人物何堪久已安於罪貶事權良重晚復幸
於甄收德厚容幽感深出涕

中伏念臣學非

知古才不逮人屬逢上聖之有為偶以微勞
而見錄越從長縣擢冒觀風傳以羽毛俾注
心於寥廓弛其銜轡使寓目於坦平不知無
庸彊欲有立海隅之遠夷貨所交豪商邀利
於不貲編戶取贏而自入公冒三尺歲失萬
金臣嘗究知意謂可惜惟是拙謀之款速且

緣群策之未安妥為更張不待報可人言交
至聖慮獨思察其本無它情是以第使解秩
矧待罪之未幾已量能而稍遷委以邊儲責
之充羨尚因狼戾之入迺微樵爨之憂豈敢
告勞粗期弛負間關一職荏苒八期况當核
實之朝尤慎酬庸之賞何幸冗散不終棄捐
既濫按刑猶蕪視糴論心莫稱隕首為期斯
蓋伏遇 皇帝陛下乾坤包荒日月燭隱記
憐樗散之舊洗除瑕釁之餘歆衆人各致所
能恐一夫不獲其願臣敢不循省前咎激昂
後來庶乎無瘵曠之憂或者有補報之功

代朔漕蹇侍郎謝獎論表

金節假使權之重勞苦何裨璽書旌吏治之
微丁寧甚寵謝中伏以大河北瀕比道載騷土
功劇荒度之憂輿梁有病涉之歎睿謨潛運
羣策并收親煩稽衆之明首冒觀風之選馳
驅風夜沁沂往來衆諸人意之同斷以臣心
之見謂夫轉害為利惟因事則不煩至於徒

東旣西亦取道之良便泥塗盡壑郵傳一新
曾微通聘之艱復免鳩工之擾粗可塞責豈
敢言功仰承溫厚之辭申以光華之錫知臣
若是許國奈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撫五
辰以致績之凝体群臣以要下之報蓋功必
明試而悅在見知凡茲班聯孰不動勸誓更
殫於駕力期仰答於龍光

代朔漕李楚老謝獎諭表

十行詔札溫然敷勸之辭九府幣餘申以輝

華之錫寵恩并厚報稱無聞

中臣頃以迂踈

久從廢斥偶上蒙於記錄復擢貳於輸將及
屬大河再隳故道舟車之役斷於一方并畝
之空備然千里大哀載輸肝食靡遑親選班
聯旣加視察以臣預領封部叅董役工正事
之勞自宜盡瘁詔書之迫安得後時盡壑泥
涂一新郵傳既免民居之壑且微虜聘之難
在職當修亦臣常分庶幾這塞豈敢論功而
詔使為言壘書加獎又頒內帑并賚私家祇

荷眷恩惟知跼蹐恭以 皇帝陛下與人為
善明日達聰欲群臣咸飭爾能恐一夫不獲
自盡靡愛慶賞以圖愆功誓竭馳驅仰酌覆
燾

代北京謝太皇太后垂簾戒飭官吏表

臨軒共政方祇適於多艱申命在公咸靖恭
於爾服欽承睿訓增激愚衷臣某

謝中伏以

大行皇帝稽古法堯克勤績禹允文允武乃
聖乃神功燕及於皇天道幸懷於多福而方

履植壁遽泣遺弓爰資訪落之謀載慎鳧鷖
之守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慈仁世濟睿哲
天開叶暴默思道之誠助焦勞求治之意申
篩小大各安舊常臣某等敢不上体至懷下
堅素守粗知奉法惟夙夜之不忘更誓投軀
庶涓埃之自效

代朔漕蹇周輔除侍郎表

內閣迺聯擢陞未舉貳卿高秩掄選載加增
漚懇之莫遑第覲顏而罔措

謝中伏以

唐虞制

作無曠庶官夏商續修亦免用人 陛下龍
飛天位虎變人文博稽舊章大布新典在天
則北斗惟喉舌於國則尚書乃樞機並張六
曹各領四部侍郎雖掌其貳佐民又特其繁
唐有司元少常伯之名周乃地官小司徒之
任凡井田徭賦之政與經費貨藏之方其職
之所當奉行其屬之所從質正必得疏通知
遠有為之士以贊美成在久無前之功豈宜
殊恩橫及瓚質如臣者之博古之學非濟務

之材蚤以孤生丁乎盛際脫緣官使誤玷聖
知察臣心雖頑朴而能盡其心憫臣力雖疲
駑而能竭其力屢應明試寢歷要津初微一
介之先每煩三接之渥固已塵禁塗之清切
蒙使隰之光華伏况北覲威顏初叨臨遣今
故防未復而新稟尚虛豈圖旁求更此溫舉
斯蓋伏遇 皇帝陛下對時更化跨古圖勲
畢收群倫與共庶績合葦籥以助圓丘之樂
飭棗弧以崇武庫之兵越先衆人進躡榮級

臣敢不祇服訓誥底慎事功昧冒為憂輒忘
其智有所困糜捐是效自許以知無不為庶
幾衰羸小補嘉會

代澶守韓太中授官表

配帝合宮爰遵舊典正名群吏肇易新階帳
盛禮之莫陪媿殊恩之坐及服膺祇訓改觀
增輝謝中伏念臣生世甚寒起家尚幼綴鸞鴻
之末跡近日月之清光初乏異能浸階臚任
備員兩省徒有畫規之誠假守四年不無去

國之感荷天之曲記知臣節之粗殫逮及
禮成例沾官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對眈
天地致孝祖宗昭明不世之休功滲漉無窮
之惠澤伏况錄德定位稽古建官將使人憂
其事而不陵實中於聲而可改豈容衰陋首
玷光榮思上答於至仁唯自期於盡瘁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祇帝合宮穆神休之如在施仁寓縣藹民氣
以為春預陪冕黻之嚴均被勳封之錫

謝中伏

念臣自叅機政寤又歷歲時任重為憂寵至
是戒高明日運徒知聖德之不遲忠樸慮殫
滋愧王工之無補逮聰章之親祀肅群僻之
具來玉軼未馳兩先驅而警道黃流既裸日
純耀以排氛仰惟信順之所章此豈贊襄之
可及已告成於釐事肆大賚於寰中衍食增
封駢休咨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孝慈致
治精祲格幽跡其始基固可效天而法地推
諸極至自當咸五而登三澤無一物之不加
惠始近臣而下逮未知報禮祇有捐軀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宗祝明堂穆靈心之上應受釐宣室霈皇澤
之下馳息始近班寵霑異數謝中伏念臣施為
素短遭遇獨隆未有絲毫可裨政理徒識古
人之大節奉以周旋常憂小器之易盈命而
偃倭既託股肱之任屢承帷幄之言二聖同
言萬邦作乂本中孚豚魚之化獲大有天人
之符肆裸享於合宮肅錫鸞之在御蓋上德孝

慈之至厚宜格於幽雖臣工奔走之靡寧則
惟其職及茲慶施首冒寵光食衍實封勲隆
柱國莫遑辭避祇劇於慙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法古寬仁躋時富壽聖有謨
訓故吾君常則而行神罔怒恫故斯人並受
其福使太平可以坐致亦群臣實有榮惟誓
糜捐以圖報

代劉門下謝表

驟膺中旨改貳東臺任已重而不勝請徒堅

而莫避感深榮寵愧極迂踈臣

謝中伏念臣素

乏賢勞蚤塵柄用思一介之賤而得志若是
顧歷年于茲而報國缺然是以進常內竭於

見聞退亦不遑於夙夜借曰知爾則何以空

懷盛旦之難逢安有為事而無功方愧中才

之不足已憂昧冒更俾進遷而况黃闥三司

之崇侍郎左相之亞猥當謀大滋覺人微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付物以能使臣有禮稽

法上古無貳法於後王取士當今不借才於

異代股肱所寄負乘為憂誓殫積日之勤終
觀太平之美

代劉門下謝表

備負內使已預秉於政機改職東臺矧重增
於事任非才第愧成命莫還謝中伏念臣猥以
寸長寢叨大用幸聖明圖國每容言聽而諫
行廢法令便民復見家給而人足所以入侍
禁闈出居私庭螫胃中之淺聞豈敢有愛思
天下之大計惧不足為何期無功更被異數
驟遷左省實貳納言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
陛下道與治同政求天意欲勵臣節靡愛官
榮詢國人言賢豈聞於皆可代大匠斷手終
畏於得傷尚竭疲駑以祈報稱

代韓太中乞致仕表

壯而入官老則謝事禮典格言之具在人臣
常分以當然苟唯貪榮祇益招悔用漉睇肝
之懇上塵旒纒之嚴謝中伏念臣奮猶諸生起
自下國賴先朝之識拔初脫冗流荷陛下之

獎知寢膺繁使按刑兩道將漕八期出領州
麾入聯府家徒坐糜於餼廩曾茂著涓埃蓋
嘗選貳計廷進躋諫省間因便殿數侍清光
不以此時少有裨補至於晚境寧可激昂一
昨蒙召近藩備負大匠當陛下董正治官之
日寔群公黽勉從事之時而臣年齡尚衰筋
力愈憊既艱拜俛莫奉朝趨輒求便私偶幸
得請陪京地近留司務閑雖眷戀於明恩終
愧慙於尸寵安有鐘鳴而不息庶幾烏倦而
知還恭惟 皇帝陛下乾坤并容日月兼照
願賜骸骨許歸里閭亦使追隨垂白之民游
泳太清之化則甚微蒲柳猶私潤澤之功而
已晚棄榆尚託舒長之景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荏事表

致主之心已淪幽壤飭終之錫更躡舊章兆
協卜之以時息殞身而莫報謝中伏念臣祖光
以德業名世常擢任於宰衡臣父康以詩禮
成家亦登延於勸講而後俗方改哀楊綰之

已亡太醫遽臨痛桓榮之未老無祿私室荐
罹鞠凶自啟手足之初至掩窆窆之際君命
屢至賙賜有加復因匠屬之鳩材俾過家塋
而視塋殘喘何力秋毫賴官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仁深念切禮不遺舊將博勸於士
類豈曲私於臣門克意紹先獨自期於忠孝
纏哀待盡兩無報於君親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塋事表

忠如皦日痛親志之永況德及幽泉戴君仁

之下逮臣某

甲謝

伏念臣父康篤行成已力學

傳家二聖以似其先人一旦欲加之顯任而
項因過毀已屬沉痾楨遺恨而莫伸委深恩
於不報自初告卧以至喪還賜藥賜珍歸時
歸祿優命咨至常分已踰復因匠屬之鳩材
俾過家塋而視塋克襄大事無賞秋毫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禮遇臣工孝治邦國將為
世良忠之勸豈獨臣父祖之私往者不亡當
有鬼神之結草微而含氣猶知烏雀之啣環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五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六

啓

謝授館職啓

誤緣公舉既不能引分而終辭濫俾試言又不獲竭愚而小補自宜汰斥尚玷題評祇有矜慙安知崇觀切以校讎之設始於漢氏之購書員品之增盛於唐室之好士故二代禮樂聲明之為備亦一時衣冠人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閣之華近闔闔鉤陳之遽至謂道家



群玉之府蓋象天官東璧之藏近稽有宋之
隆專號育材之地故招來於閑暇之日而官
使於成就之時職非要而地嚴欲知其可貴
祿已優而青寡使得以自修恭惟治平之初
深有講求之意詔四三輔選二十人當時彬
彬寂蹠得士厥後往々奮為名臣逮 神考
之末年起治官之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
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已遠欽文母思
齊之聖當成王求助之初咨謀大臣修舉故
事繫詔書所以取之之意則欲其有行義政
事好學而能文至策問所以攷之之方又欲
其知忠厚勵精扶衰而救濫竊思在上詳延
之若是則觀異時施設之謂何宜得譽髦以
副側席如補之者系出簪綬單平之後才非
丘園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煩丞弼
之過聽昭回地近英俊朋來閱九奏於洞庭
徒知神駭飛双鳧於渤海更覺身微加以陟
岵永悲卧漳久菴孤將五千之卒空有壯心

立解十二之牛魯無敏手雖欲自勉竟不能
奇攷古不究其本根議政終成於迂濶主父
屢困九事敢期於八收公孫太踈十策乃微
於一得正使焦頭而爛額猶足為功真成毀
瓦而畫墁尚容見食服訓辭之甚厚預刊緝
以為榮非止見黃香未見之書以資雜傳亦
款正劉宴不正之字固有愚衷靜言所遭良
出於幸私蓋伏遇某官幾微謀國忠蓋致君
深明致治之原要在得人之盛

蘇公即云傳
百聖道為一

出師不待文王而大儒之要吾道方興多士
與自召伊尹之重

以寧斯文永賴顧容淺陋亦誤采收昔班超
以秉筆得令史而不慙陽城以愛書從院吏
而自給彼皆慷慨有志之士孰朴可用之才
苟得以文墨而効官則雖為卑賤而可喜而
况加以樂育借之美名方朝廷耆艾之具來
與巖穴幽奇之咸在世逢有道之會人望太
平之期屬當是時乃在此選雖復中才之難
疆猶將奮發於有為補之願治氣養心修辭

居業粗希前輩豈惟文字之末流未負平生
倘以功名而自致

揚州謝執政啟

囊空坐笑輒傾將安之誠鈞播無私偶遂佐
州之請意雖甘於遠外跡終涉於千縻伏自
思惟良深震慄切以聖人在上孰不懷利見
之心君子處躬蓋亦有常分之守智足以圖
則當畢慮力可以任則宜竭能固有所掃曹相
之門而藉以求通客常候之舍而因茲得召

志義有在夤緣不嫌其次實事未門虛名可
貴所以樊英聘而漢稱得衆禰衡棄而魏為
夫人雖非車輿輓軌之利行猶曰園林鴻鵠
之為觀允是二者必居一焉如補之者曾薄
自憐學迂寡用 陛下纂極之日群公入輔
之初旁搜廢捐不間踈迹亦預諸生之選入
陪三館之遊朝廷清明官省閑暇鴈寫逸翻
競高舉於丹霄麋鹿野心終自懷於豐草仰
慙教載之惠未知補報之期願試米鹽且親

甘旨魏君僕被非見伏於盛時蕭子抱關亦
各從其私好此蓋伏遇某官引君以道附衆
以文養材無一介之遺建官必群議之與黷
為久大故能贊於乾坤馴致中和蓋將與於
禮樂夫何小醜首玷至公江陽故都民俗甚
美矧備倅貳足竭疲駑尚假歲時不慙刻鵠
之類驚庶幾平昔未忍轉衣而為裳誓殫勤
勞粗有寸尺仰酬覆燠之德次納甄陶之仁

齊州謝執政啓

擢躋中秘九換歲華巧外補官兩從私便惟
愚踈之何有實幸會之已多弛負云初拊躬
以惕伏念補之總角之歲粗習義方始冠之
年即嬰家難奮飢寒而自立信詩禮以無師
偶塵科名遂列學校至預讐書之選悉緣試
藝而弁蓬蒿仲蔚之園風兩子桑之屋枝無
庸而常伏老將至而自驚是以陪群俊而躡
循思古人而緬邈自請試事庶幾食功還朝
適已踰年於法又當為郡遂上煩於

聽察因俯徇於悃悰假以名城榮其將母既
無烹鮮製錦可採之譽滋有羸瓶脫輻不勝
之憂斯蓋伏遇某官以道事君有功及物推
明先朝典章文物之具崇養在位靖恭正
直之心蓋歆群工助成累盛故茲優寄猥
逮非宜忘朽木之難雕青駑馬以勿舍人
安其分事可以興况復此邦素稱難治某
自顧無術但知用心豈惟鄉飲盥洗才薄不
足以化民亦恐柱後惠文威克未可以濟務
尚稍寬於轡策得小假於歲時倘有秋毫上
酌鈞造

湖州謝執政啟

承流已幸易地更優荷平施之每加撫中情
而屢愧伏念補之稟生鄙滯逢世盛明學術
素疎入必更文字之選吏能何取出猶當民
社之行且復數竒寡偶孤乳未墮之餘而幸
剗垢磨光寬大兼容之際蕭條起廢跼蹐臨
官常歆隨其所遇而必竭筋力之能倘可無

歎於心而粗塞廩食之責而况河東股肱要
害之郡吳興山水清遠之邦不緣巧求繼用
付畀未覺川塗之邈但知舟楫之安自顧何
人所蒙若此斯蓋伏遇某官夔龍著業丙魏
揚聲般役衆工雖各趨而皆當醫調百藥蓋
異用而咸宜故此下材尚叨器使受恩必報
息擁篲以無從陳力不能念乞身而未可

上曾樞密啟

召還禁闈擢貳樞庭允在陶鎔舉增慶幸恭
以某官忠良舊望經濟闕才被遇先朝廻
翔近列文章潤色豈徒詔令之間樽俎折衝
蓋出精神之動偉聖謨之獨運藹賢德以具
來果鷹棟圖首預機政其蚤緣世舊實被甄
收帳坐繫於守麾阻趨承於台屏歡欣踴躍
倍萬常情

南京謝李中書啟

不度法守致速人言尚賴原情如從降秩馳
驅就道跼躅臨官荷天地之曲成玷鈞衡之

平施重叨安便幾至涕洟

於繩墨中材見遇悉能自附於功
惟人所任而補之稟資朽薄屢已拙

之知塵汚文館之選未嘗試用於
一事徒茲廩食者十年群飛刺天自乘時而
遇合決起控地獨揣分而退安蓋當庚午之
冬即請廣陵之佐居然充數坐及成資以被
大邦凡更四守既蠢愚之無補又施設之不
專乃廢城闈有故亭榭數里而近歷年于茲

至于易弊為新增小使大以職事束於為貳
在人情或所不爭而又考李在選掄舍矢盡
遲識野廩之至弱運斤不顧知社稷之無堪
同時館中最下郡守竊謂追群髦則不足營
一職其庶幾不圖迂踈尚星咎悔量才揣分
力如虎以安能訃事言功食無魚而敢歎蓋
既釋耒耜而在此則欲去手筭而何之賴蒙
矜憐不遠移徙斯蓋伏遇某官引君於道附
衆以文方薰陶乎大和以積累於至治故記

寃瑣不終棄捐其敢不慎跣之傷念鞭其後
淹留抑末時疊々而過中亮直敢云心慄怍
其何極猶有異日寧忘至息

亳州上李中書啟

夙被採收久知幸會計俞地重敢復恃於門
墻犇走位卑自宜踈於竿牘載寢與而念此
終震疊而怛然蓋以十年之遇未酌一切之
儀又闕坐恐魚鳥池林莫還遂令階庭踵武
長掃飄零自力企慕更勤恭惟邇來調燮燕
間神明勞相伏以某官贊天化育為士宗師
學隘困倉曠山川之受納文非纂綉耿經緯
之昭回既剛毅以有容亦柔嘉而維則此老
氏嘗稱君子之盛德抑仲尼所謂善人之為
邦加以遵正考父之益宗謬祥符之圖稽皇
甫湜長慶之記蓋節使游觀之舊有玉鉤摘
星之名郡當水衝人昔目覩似閭杜牧之句
別有雷唐之基明月揚州誰家水調此詩具
在此地可求惟昧周防罔思輟止謂經營不

急實牽連佐守之時然斧斤未加皆成就還
朝之後文檢良在歲月可推非門墻高誼已
深察其無它則管蒯賤生亦安得有今日仍
偶去官而會赦乃煩善貸而兼收第解藩麾
旋霑祿養仰聖時之忠厚俯小己以驚惶斯
蓋伏遇某官以道事君推誠與下無私足以
助元化有容足以撫群倫發為久大之圖馴
致中和之盛故寬罪戾未遂棄捐失官與官
從近得近使自為計不過若斯已幸匿瑕敢
同牛馬之不受尚為躍冶深慙桃李之無言
固當克謹官箴益修操信於知己雖後世
淺夫慕義感遇之詞亦不失人蓋自昔君子
成功立名之本補之願不忘舊德常在下風

亳州謝執政啟

以罪貶官偷安為幸因嫌易地得近已多每
煩造物之仁祗劇中情之愧伏念補之本由
寒鄙偶恭兼萬石君之至慎良法美政世但
見於持循密議遠圖中已殫於裨補要使禮

刑達而內叙兵食足而外賓副上主求舊之
心終先朝用儒之効此大雅意寧衆人知而
補之幸逢休明偶脫泥滓亦歆憤發自見毫
毛孤植難伸良辰不與平生狂狷之尚中年
期待之私一事莫諧三歎何補獨竊比漢臣
之自誦忘本則難豈徒如魏虜之感恩必報
而去第以職分薄而造物不能厚稟資拙而
匠石無由工開籠鵠失而始驚援手羨空而
自笑迷塗未返壯日已賒惟激烈之素懷則
蕭條而長在每著王密謂楊震之意猶鄙谷
永謝王鳳之詞使愚無似有宣光不比之稱
則賢我公乃獻子可賀之舉然而志濶事迂
才踈効遲下若戰國公子之市名當時群豪
之赴義猶可蒯緱彈鋏預三千客而有魚或
能左手捧槃招十九人而俱軟此自不果它
復何言第依疵存姑道疵悔念虛死不如立
節而止謗莫若自修鶴鳴遠而終聞蘭生幽
而亦佩誠足動金石則有不誠無不動信可

行蠻陌則有不信無不行奔踈可馴千里要
煩於良馭鈔刀且弊一割更繫於善操重惟
左右以主張吾道之公有識後後輩之譽取
人以恕得士多賢彙茹而升簪履皆在鑿門
容疾富績仁鄰寧其中棄之乎既已辱收之
矣用此自信獨無介然若唐兩生奏記當路
至願為燎供席蒸芝効祥願有義焉何至是
也更望日崇令問益被眷圖卑正台衡大夜
淪品不惟一士獨荷至私方屆寒涼尚賒侍
省乞為上自壽副人所瞻下情無任鄉住傾
頌懇切之至

賀中書韓相公啟

伏自頃者初膺春任入預改機屬時三館之
虛已在諸生之選間因造請似辱收憐然闕
門之外已踈而朝廷之間甚密絕編志墮越
俎義慙言不獲伸事無所試上辜期待分絕
激昂既流落於州麾旋顛危於筦庫伏遇左
右卷舒以道從違在公雖均佚於留居尚倚

平於世論慮以罪鱧仰玷生成故門墻之間
莫脩而魚鳥之情愈濶側聞朴卜峻陟昂司
遐徼同音歡呼共慶即日伏惟圖國有道自
天降休恭以某官剛大直溫柔嘉寬栗山嶽
不動江海有容蹈君子之中庸知古人之出
處皇天祚聖治世立賢煒仁祖之規摹有魏
公之風烈大數已得末流易防一昨初聞命
行繼覩章下忠合上慮義激士心豈惟以千
秋一言而取封蓋將試元崇十事而後入以
謂可否分年而異處忠邪指類而並驅米斗
至於千錢民室幾於九去此方今公患之至
急與當宁輸憂之最深迺大臣先已究知則
天下夫復何慮然可否但繫於審訪而忠邪
正悞於難分虞氏豈非用大中成周可謂建
皇極既憂謏說之震亦病叨愆之欵嘗聞去
蟻於培隄未有留蠹而蕃木母疾之已甚則
固可姑存而勿論則實難彰殫不淆勸沮迺
立理有萬慮行非一政同何必親疏豈皆異

魏舒始似無取鄭朋初若可通安得遽知要
因久見必使左右皆正直內外無欺誣則可
否自陳於前是非不覈而定成周虞氏迺得
庶幾皇極大中於焉攸叙憂糴卹寡尚何足
言休兵務農便可無患然補之屢踈遠而謀
近懷蹇淺而計深亦恃十年嘗承一盼重念
補之稟資頑鄙賦命竒窮勤苦幼能垂遠壯
日憂虞晚節摧絕盛時不別不白以得嫌無
拳無勇以蒙垢遭譴遠徙重罹閔喪終亡僅
存再被竄逐遭回五六年內往返九千餘里
未省蹊田亦遇奪牛之罰何嘗盜肉猥逢鬪
大之還不死濤淵稍佐民社世當至德之運
人望太平之功拾穗行歌問百年而如此節
蔬沒齒甘一介之當然豈敢謀身尚懷報主
耿々自信昭々實臨更願尊所聞之高明躋
斯民以仁壽造次啟沃終始持循然後朝廷
四海蒙遠猷大夫庶士無遺患國是水建家
聲益隆以副上之倚毗以慰人之頌望旅瑣

方困閹高莫親

賀門下李侍郎啟

伏自頃者端亮得諛留居均佚旋失范休之
賴即懷顛沛之憂茫無事倪若有期會滄溟
不歎改自蕩之波臣天兩何心笑流行之木
偶單舟將母遠道邁函忠兼孝以兩虧影與
形而相吊人理斯酷生望莫斬矧未至於怨
仇仍重罹於竄辱實虞罪垢更累已知故卯
翼之惠山隆而寒暄之儀響聞諒惟大雅闕

此細圖不然孤生安取今日再聆柄任增激
惟棕伏惟即日鼎燹勞心天休助順恭以某
官江河致遠柱石扶危文能附而武能威剛
不吐而柔不如體和為決以厲濟溫中正而
通優游以法謀議遠而始驗誠信久而後彰
故於仁聖之教興復以勲賢而首用雲行兩
施魚躍鳶飛九重開皇極之言三事起協恭
之慮不為己甚迺見至平民誦斯言士知此
意然有道也由是廣之而補之稟資甚頑賦

賦命至薄駕駕難企龍門誤登垂十五年間
挽推已至行五十歲矣跋扈奈何抱瑟自憐
毀車歎去奪蹊田尚為有罪况廼初不蹊田
赦食馬猶足求功而又未嘗食馬滌器不慙
市上授經自所欲中據覈而肥卑温亦壽似
鷄集者多矣何必更占異鷄鳴者有之惟知
不應既非意可以遣者亦往事安足論哉第
以少嘗妄計於進為老歎不虛於期待屬重
光之撫運與百執以同并偶脫濤淵稍佐民
社起死之恩既厚捐生之誓益堅且緣心困
而慮衡更識言難而行詎噎因戒食祈自知
鑿審曲則全悟孫以出正爾句促轅下何由
頽脫囊中重惟左右學窮象先識際綿炳固
日有容所以大無私謂之王而惟危故能論
心非幾何以成務且事有可否易辯迺人有
忠邪難分則歎開大中無忽近慮疏豈皆異
同未必親袁盎始議絳侯後更獲助鄭朋初
通蕭傳卒反見傷若此實繁胡可槩視察就

義若渴之故審應問如響之情借曰比常好
先亦意隨必有事造次啟沃終始待循顯則
欲馬不敗群隱則欲木無藏蠹公是若建朋
黨必消如此而后天下國家蒙遠猷大夫卿
士無遺患觀海恐漫睨柯足知雖未之戴崇
宴見後堂之頃然可無陸賈微言深念之間
竊自比龜智能靈人誠不思蠶飽不為己乃
曹丘顧金掠美則安敢若魯連解紛無取其
庶幾亦有命焉非所期也更望日崇今問益
被眷圖蚤正冢司大庇群品豈惟一士獨荷
至私方戒寒涼尚賒侍省

河中府謝執政啓

明息起廢首玷劇曹衰病便私尚叨名闈盡
出鈞陶之巨錫寧同草木之無知引分每踰
撫躬深媿竊以讀書非無用之具固將圖試
而求行事君當有為之時孰不願之而幸遇
賢者奮身而任大中材隨類以劾長寸陰尺
璧之匪輕羸糧躍馬而恐後又如出鄙見日

去盆望天祈宜欣對亨嘉鮮明注目安有自
為連蹇俛默向隅惟能杖之不同故會逢之
相邈如補之者稟生至薄涉世又踈違道德
之初心獲聲名而過實畫蛇之足嘗奪飲而
固宜蒙虎之皮或得攻而何怪一昨湔、謫
籍即備史官以半生文字之中面白首江湖
之遠忽蒙此選堂是素期故始榮所得而冒
居終揣不能而知止屬饜為請與郡復優使
自為謀不遇如是此蓋伏遇某官柱石扶遠
著龜見徵直方大以正邦周徧咸而濟物雖
良藥所過絕足為己空然和扁一經沉痾猶
皆起將益收群俊之助與共底太平之功况
補之嘗履閨臺今守民社未負蠶鹽之學敢
忘卯翼之私

賀許左丞啓

再膺制命入秉政機仁賢類弁華夏均福恭
惟某官徽猷甚遠廣譽早施文能附而武能
威濟之以學剛不吐而柔不茹蓋出於中徇

公減私以退為進故能使兩朝而一節冠百
更而獨先上方總攬權綱詢謀治體務進中
和之士以期久大之功民俗利疚之悉知人
材能鄙之素識飲惟圖舊靡不蒙休而補之
書生後來曲士寡與同形骸於樗櫟寄踪跡
於萍蓬伏念門下召還坤維之年再并鰲禁
之日實緣典校嘗莅諸儒眷言職踈以備三
館不以年輩官聯之憂隔每於勞問與進而
甚温旋躋廟堂復在甄治困屢空於甘旨求
自效於米鹽似蒙獎怜不忍棄外藏中心而
敢廢報知己以未遑而素拙少思緣公復坐
向以頃年之青復更數赦之餘上煩貸全猶
竊安便奪麾符者彌歲徙佐貳者兩邦尤悔
寧追省循已屢長鞭莫及因駕蹇之難驅大
厦方成亦飛鳴而自喜悵坐縻於官守阻趨
奉於鈞閣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六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七

啟

賀門下吳侍郎啟

誕膺制檄再裏政機已光選衆之求更竦具
瞻之望凡居庥廕靡不欣愉恭惟某官致主
忠誠濟時賢業寵冠三朝之舊譽高百辟之
前著龜治忽之所昭柱石安危之攸恃久茲
均佚未贊告猷聿逢圖任之明復貳納言之
重國政弛張之素達人材能鄙之盡 祗賴

和衷以成累洽伏念補之稟性朴野賦命奇
窮早荐於閨臺晚屢更於麾守

施被洗滿皆朝廷及物之私與門墻好士之
德尚叨寄委敢怠承宣今川流已復而無虞
歲事將登而甚美吏知免咎民識樂生仰大
履之旣幪固無不旌撫孤蹤之蹉踣當有所
歸即日再惟燮理宴閑神明勞相屬居官守
阻造台閣

代上北京韓丞相啟

孚吉治廷改司留鑰逖聞新命竊於丹悰恭
以某官道重躬行望隆世濟翊亮四朝之老
儀形百辟之師黃閣調元意比勞於鼎鼎赤
松嘉邈興已傲於林泉屬訪落之云初固思
賢之方急茂惟安集尚輟保釐開府加崇擁
旄增重居然全魏隱若長城伯教素明愛茲
棠而敢伐公歸寧遽有是袞以宜封其蚤誤
陶甄復叨庇賴雖簡書之良窘繫履幕之匪
遙幸會居多欣愉倍劇

謝何相公啓

峻隲鼎司誕敷制命嘗致門墻之慶粗申簪履之慶偉天地之休明曠山川之受納故維幽介畢獲昭蘇民知至善之不忘物識太平之無象即日恭惟禱國有道自天降康三接益隆百祿是擁伏以某官剛柔體撰文武憲邦尊主遠猷隱中甫之維翰宜民善政粵丙魏之有聲寬足以得衆而惠足以使人深可以通志而幾可以成務大臣絕傷手之斷小人懷隔面之從本於中和成此清淨所以不勞施設坐致安榮伏念某稟生拙艱擇術迂滯以場屋粗知文墨故闈臺誤有姓名然而未嘗當一事權任一言責是以初從輕坐終獲盪除齒髮衰齡妻孥滿日晚已無心於事業老猶有累於寒飢及此分符益知幸會念使功孰與使過况屬盛時倘成仁可以殺身敢忘異日顧惟遠跡阻望台閣

賀侯樞密啓

光膺褒制峻執鴻樞國有儒臣以禪上治民
知聖澤當復下流相與歡愉固無遠近伏以
其官高明薦實寬裕直方岌然髦士之中夙
有大臣之氣果逢盛旦自拔周行辭章炳蔚
足以鼓動四方操節冰霜足以整齊百吏事
無施而不可才屢試以皆宜曾未十年遂登
兩府漢千秋之寤武帝何足慕哉唐馬周之
遭太宗無以尚此洪惟

聖主以孝事宗廟忠率由於舊章以仁育幅
員歆誕敷於文德務進溫良之士聿求久大
之功必有同寅來膺至眷豈惟精神折衝於
樽俎之上固將中和明備乎禮樂之間而某
稟資拙踈賦命蹇薄以場屋粗知文墨故閔
臺誤有姓名不慮冗材既盈小器故暫膺於
識拔已旋致於顛隲然而未嘗任一事權當
一言責用汜逢於清問遂終削於丹書儻非
獲依仁賢當路之餘光何以克全孤介未塗
之晚節重念補之頃親講習又接鄉邦竊比

然明辱知子產敢同貢禹持舊王陽不能自
躍於鴻爐乃獨長鳴於峻阪盡煩深察更欲
何求貧未脫於寒飢尚資廩入老不懋於忠
孝猶累生成念賀履之可同帳掃門而無自

謝韓儀公啟

伏念近者特開牆願親杖履康寧

巖松竹之間蕭散情長世塵埃之上不覺聳
慕膝屈永歎意消顧蚤預於甄收非敢言於
媵媪高明廣肅踈逝咸依尚憐孤根未必墜

兩生芻一束窘窮巷之坐愁清酒百壺陪後
堂之宴笑曾忘禮絕滋愧人微綠野放談過
晉公之高蹈黃花自唱比陶令之將歸醉猶
貸於歐茵狂豈誅於落帽顏間和氣席上陽
春以此使人何人不盡既貪知己特達勿貳
之意遂罄平居深念欲効之言而莫戒轉喉
幾成捫舌雖禮不禁嫌諱字亦有同音如肇
者和帝名也而漢郡存京兆之稱又操者世
祖諱也而植詩有造日之句載在傳注可以

考知乃唐鉅儒苦韓吏部亦著宏辯欲開後
疑晉進既殊到昭不避仰惟大雅固已包荒
然令公以三朝德望之尊而不肖有十年門
下之舊易知罕犯每慎偶踈豈止汗顏真哉
若背自違鈞席愈攪蓬心悔訟稍瘳蕪詞始
叙伏乞略比細故要知後圖開順下風且詢
公議似聞芝楸已拜玉音想遂促於曹裝行
復調於伊鼎即日恭惟神來相寢餽鈞休補
之田野益踈光儀乍阻蕭然形迹失此庇依
已戒僕夫將趨適左庶欲替輿誦具瞻之意
豈獨伸深閤私戀之情

泗州謝執政啓

久此稔閑初蒙起廢已膺近使更竊名邪荷
天地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迂踈內揆感涕
徒揮伏念某家世久衰人材甚冗早預諸生
之選與從三館之游群飛刺天同時過合者
自其能爾決起控地無庸不足者安所充哉
幸未忽於省循終獲逢於湔洗退無仇怨寧

論三歲之不興進有盛明未廢十年之乃字
里閭浸鄙文法逾踈顧雖懷遭時有用之心
實亦負陳力不能之責斯蓋伏遇某官忠誠
尊主賢業濟時著龜治忽之所昭柱石安危
之攸恃豈惟丙魏有聲於漢蓋非堯舜不陳
於王邦之榮懷必歸其美於上有大澤必行
而致之民灾祲聿消歡謠凡塞恭惟挈國
尤慎官人敢圖赦過之餘適在選能之列泗
雖支郡地實控淮舳艫上下以相銜冠蓋往
來而旁午今秋潦收涸而川流底平稼已兆
於豐登吏苟逃於曠夫顧承人之適在此時
逢歲有餘乃幸乞漿而得酒於生無愛尚欲
舍魚而食能誓以肖翹仰酬造物

代外舅杜侍郎賀姚舍人輝中啟

拜命中宸并華西掖側聞新命預劇歡
竊竊以舍人制行溫恭修辭敏達夙蘊濟時之業
中懷拔俗之情次科從仕者不四三年閉門
著書者踰二十載化行閭里共畏陳君之知

名動京師咸高鄭子之趣二聖垂衣之始群
材連茹而來首登老成次起遺逸以謂處阨
窮而不愆則宜僚富貴而能行議禮曲臺衆
果推於適變讐書東觀士尤服其多聞豈徒
居遺闕而抗辭司言動而直筆雖亟躋於法
從已久屈於公才出則代言許劉超之清慎
入而承問倚徐邈之博通朝廷得賢中外胥
慶其早塵近列竊企下風未修牆屏之慶先
辱緘滕之貺永言欣佩莫罄叙陳

泗州謝監司啓

久幸投閑初蒙起廢拜明恩而跼蹐奉中旨
以馳驅偶蒞屬城遂依大庇州素稱於繁會
力无病於拙難視事云初撫躬以愧伏念某
材能甚薄學問又非越自諸生蚤登三館再
更郎選四領藩麾惟被譴之獨輕故滌瑕之
前逮付以要郡俾其赴功野鹿情疎念蒿革
而常在疲驚氣索見車盖以內驚伏遇某官
寬厚愛人公忠莅事提封一路檢察百城仰

惟攬轡之邈然孰不望風而揚若更顧小寬
檢策稍假歲時必有毫釐自圖報稱官守所
拘不獲趨候門墻

謝泗州倅曾承議啟

息俞守郡幸會同僚平居想望之深今此從
遊之便伏以某官賢猷開濟雅趣靖良事業
藹其家傳聲名籍於衆口方紆佐郡良屈遠
猷然而素履允修禱更篤宜入預清華之
選寧久從閑決之勞惟此拙竊劇於延跂歎
襦袴之慕深愧非才詠海沂之康終煩敏手
方圓馳問遽辱惠音黼黻之辭蔚然累幅衰
頽之質煥若增輝展晤非遙欣愉既可

謝泗州教授啟

比蒙恩檢改莅便州悵馳問之未遑辱流音
之先及眷言披玩但極感銘伏以某官早擅
俊聲躡登科第偉該道之經術燁藻麗之文
辭暫屈討論亟躋要近某衰遲遐守避迨為
僚敢辭奔走之勸行有晤承之便方茲淺溥

更厚自持

荅賀直閣林次中啟

并華內閣增秩列卿雖楊歷之固宜亦東掄
之寢重切以冊府之設非止於藏書文館之
名固先於延士大則典領撰述或次補法從
之崇卑而是正校讐猶擺落常流之賤嘗思
所以置此之始又念所以待之之殊豈欲虛
名相矜而徒於廩食豢養於燕休深廬默坐
而不聞朝廷議論之毫末世務既趨於一切

書生亦習於自輕迨茲陵夷寂號閑冷聖明
繼照員品復修方將敷求久任之後良稍以
敦勸方來之遺逸猥同聲氣預有光輝恭惟
某官少以藝文早收科級本於高才達識之
自致濟以彊學好問而旁通明白不私敏捷
立斷事每試而皆可居所去而見思烏府郎
曹屢更於繁要蘭臺都省稍陟於高華果奉
明恩更躋秘職倚歟父子之相繼藹然兄弟
之嘉聲儒者之榮衆人所慕行超騰於近列

益開發於遠圖致主之功計日以俟補之備
負中秘絕企後塵乃蒙齒記常僚講修故事
交馳殘牘慙輦行之非宜藏置縑緗傳子孫
而為好

謝龍圖吳雍薦論啟

陳編窺竊何補諸生華衮褒榮敢煩一字誤
蒙代匱祇劇厚顏補之稟生既愚聞道亦淺
少日狂狷頗復激昂長年艱難稍亦咎悔不
幸先子蚤棄諸孤居然為貧初此求仕賣刀

買犢行藏獨可以自期觀願合龜失得不足
以相補竭來泮水三易歲華無它時捧激之
勞有平居肄業之樂譬彼倦鳥聊復投林坐
令權類滋用迂濶風兩子桑之席促軀穿
蓬蒿仲蔚之園披書案朽間偶好事惠然晤
談務閑偷安考滿當去豈圖過聽乃此誤加
謂鳧足非長而雞肋可惜收置門館論諸朝
廷此蓋伏遇某官高才得君強恕待物統綏
一道刺舉百城如船之運谷斤曾微擁腫若

良之操轡策安有疲驚曲憐孤生為借餘潤
昔張安世不樂私謝而李習之嘗賦感知趣
非不同義各有處更願寬其不及須以後來
豈無毫釐可卜報効

高麗人使回遠近

伏審航探入貢館飫言歸瞻九雉之崢嶸
夢回天上指三韓之縹緲色見眉間候祲來
聞使輶將及叅承可卜欣忭良深

謝高麗使送人事物

茲緣迂勞初獲瞻晤入勤日畿慶賜牽之成
禮言歸海國辱展幣以交驩盛意難承珍藏
敢置

送高麗使副人事物狀

州僚備位郊犒常儀蚤欵俎豆之風光煩委
贄願報瓊瑤之好敢廢實筭薄物將誠別封
具列

北朝國信大使先狀

茲者歷紀歲端禮欵隣問眷使輶之于邁幸

候館之可休冒涉寒威又寧福履趨承良邇
欣詠徒深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七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八

啟

與謝寶文啟

竊審再膺裳檢還鎮淮邦副朝廷因任之求
慰民吏去思之意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忠蓋
耆德文詞宿儒蚤記淵衷備躋法從長人京
邑豈徒前有之趙張控虜藩垣真是禁中之
頗收惟江陽氣俗之舊有棠陰惠化之餘農
絕帶牛尚未忘於勸課見騎竹馬願復見於

行春惟暫屈於統綏用不勞於經理而補之
倦游文館得請佐州曾未造於門墻將獲依
於麾祭自惟幸會尤劇欣愉方冬法疑取道
遼遠

謝淮南漕彭元施啟

更能何補公舉過優廷踈內循光價已倍伏
念補之無自得之學非適時之才間闕一名
黽勉十考庠校五歲館閣四年不能稼而取
禾退黜既慙於素飽未操刀而歆割進為又
惧於得傷故嘗冒請於外官庶幾自試於民
事而託部封之未久辱咳唾之獨先靜言思
之何以得此斯蓋伏遇某官忠以事上恕於
取人過譽斗筲俾叅瑚璉李長樂之許文舉
非為通家暴公子之知不疑儻緣一語人之
幸會勢豈偶然誓堅許國之心終得報恩之
所感荷激切不知所裁

與京東漕黃朝敬啟

伏審祗膺眷擢榮揔漕將已擇剛辰初臨治

部伏惟慶慰恭以其官才高當世聲發妙齡
行誼規於古人文章固其餘事鴻干以序美
既載於兩朝王立而溫威自宣於百郡屬河
朔流移之始復而山東罷瘵之來蘇庶幾小
豐有望率歲故暫假問民之寄豈久迂攬轡
之行補之頃濫摩符方茲譴謫何意周旋之
舊乃依刺舉之嚴捨日蘇孺文之天迂踈敢
有或者李將軍之地寬大所為非輒病於至
公實少伸於知己永言幸會莫罄叙陳

荅謝華守趙子剛賀入館啟

頃者効官河外託庇府中違離屢易於歲華
頃想第勤於魂夢踈慵成癖問訊闕修伏惟
坐鎮安閑履時休裕補之才能甚薄學術亦
迂比緣明詔之求偶用輔臣之薦道山群玉
之地濫跡莫遑長林豐草之思此心固在斯
蓋其官忠信好禮彊恕行仁吹噓所加隱伏
皆奮蓋嘗勉裁尺牘槩叙鄙誠置几塵生開
緘字減既後時而莫致滋撫事以為慙乃蒙

眷私特往慶賀辭極瓊琳之美情踰骨肉之
親顧惟感銘尤劇衷悃新元肇布介福來同

與亳州向宗旦啓

頃緣契授嘗奉操儀去牆屏之已賒訖麾符
而深幸恭以某官溫良植已忠蓋在公勲名
烜赫於相門媿威綽聯於帝室不由此進自
以才稱騫翔省守之華更踐藩垣之重居有
善政去嘗見思而補之踈拙領州幸違得議
未更歲律仍避親嫌仰寬大之足依俯飄搖
而自慰奔馳敢後衆對可期

上河北漕呂進伯所業啟

草木有榮逢春乃耀鳥蟲含響得氣則鳴物
誠甚微情乃如此士有知識志宜激昂自憐
孤生誤喜未學執枝不化知己益消寅緣官
曹統莅使部切以畏大人於早歲事君子於
一朝向塵長趨人進亦進登堂危坐衆言則
言不圖高明見假顏色問訊所學開擴其愚
昨成至言所要知道退念空語滋不款陳然

而殫廢楮毫棄滯箱篋憤排已吐蕪蔓莫剛
猶望牛歌足觀蠅墨可綴察鄙心於甯子成
拙繪於曹生則生孔門未廢由瑟尚或有取
不為無庸

代胡唐臣授蘇幕與使者啟

比者忝命宸廷備員州幕仰威容之固久託
封部以為光竊自思惟良深幸會伏念其才
出中上譽之鮮明雖任使之粗更顧毫毛之
未立祇揚譴尤之後摧頽禍罰之餘豈敢進
求智挈餅而安取庶幾分守恩弛負之已多
此蓋伏遇某官忠以事君恕以接物蕭生論
議寧忘意於本朝范子澄清蓋有心於天下
黃緣竊食邂逅望塵捧檄束裝計官期之良
通登堂聞教况吏政之可師欣忭之情倍百
常品

授澶州司戶荅韓諫議璫請充教授啟

竊以貴賤位殊義非均則有所不荅賢愚術
異勢既絕則無以相求蓋明公在上之達尊

而不肖衆又之晚遇解褐一命從君大邦以
未嘗知名而過聽獨收故不待望履而陳書
犯分罪實出於不韙誅宜獲於非常蓋謂伏
蒙其官寬裕有容威嚴曲霽猥以世間之盛
禮施於麾下之鯁生屈記室以裁牋賜家童
而返報往來嫌於敵體進退越於常倫愧汗
莫堪駭情無措炳若文章之眩目楚然藜藿
之驚心上煩開府之知下無國士之稱至於
假資助之輟乘代徒自惟平生得此固寡三
復敢置累息弗寧蓋補之才實竅踈學无拙
陋幼雖有志壯益無聞幸邁明昌預霑教養
庶幾固小子之有造未敢與先生而並行正
使米鹽効勤猶病弗稱若復庠序肄業尤非
素長伏沉門下德誼之最隆府中衣冠之甚
美鄒枚毫牘之侍應劇樽俎之陪足以議論
古今酬酢左右豈宜下陳無似之賤吏以摩
大人當路之末光拜教至榮拊心益忝請自
隗始私不忘築臺之初卽以遂行尚或有奉

盤之頃歛板就列計日有期託庇門闌終身
悃幅惶惧激切之至

回鄆城孫簿啟

麋鹿情踈但記蒿岑之樂鷓鴣跡遠無心羽
翮之追忽被除音復叨守土髮星々而久墮
綬若々以增慙敢圖眷獎之深首辱緘題之
慶徒欽雅致曼越常流備初奮於仕塗藹已
揚於才譽身相為援豈無用力之公卿意獨
與親乃在退藏之農圃將高懷之固異實近
世之所稀補之自信良堅與庸已甚枉瓊瑤
之為好撫蓬甕以生輝感荷之誠倍百常品

賀教授陳履常啟

擢領椽曹歸臨鄉校與從游之良舊私慰喜
以居多竊惟國之求才病取舍之膠於法士
之涉世患進退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
人假誦數詞章於干祿頌其出試則鄉黨自
好者恥夫屢獻不以禮際則山林常往者豈
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々糊名以為公

而士感於古人之皇，載質以為辱莫聞覽
德之鳳率多食餌之魚恭以某官行獨而通
志潔而降不落，以如玉矧泛，其若鳧窮
無立錐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
要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
自藉於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
之榮收還妻孥親黨所喜未促公車之詔聊
從泮水之行庶觀成山必自累土辭尊及富
任何往而非安有為與行志苟存而皆可貽

賤良幸修慶獨稽傾詠之誠倍於儕等

荅謝狀元李常寧啟

稿詞中禁擢秀群豪一鳴而驚閭里享傳於
盛事三道之要朝廷相賀於得人伏以某官
藏器於身待詔而往文非時好進瀨壘之商
周經本心通無異同之王鄭囊錐脫穎郵傳
馳聲望冠蓋以傾風固其素願過蓬茅而委
質非所宜堪豈徒一戰而稱雄庶觀千里之
自此忻愉長劇敷叙何窮

荅謝宗室奉議啟

程文入等恩詔換官起身玉牒之華通籍金
閨之貴伏惟慶慰竊以邦國之建本支是崇
變商餘風周化行於麟趾懲秦孤立漢勢定
於大牙豈徒魯衛兄弟之俱賢固宜向歆父
子之間出逮觀近世莫盛李唐持鈞軸以當
朝適之首出以文章而傳世長吉獨先聲明
迄今想像未泯恭惟聖世允篤宗盟惜夫飽
祿廩而宴安故使學詩書而進取及茲歷歲
寢得聞人新恩奉議稟性茂良修詞敏邵耻
從派屬輦居環衛之中歆以功名自致薦紳
之上果緣藝選聚攷文班同列相矜一時盛
觀竚騫騰於夷路益開發於遠圖先枉緘封
過形謙挹感銘良劇敷叙奚殫

荅賀李祥改宣德啟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
以宣德懿行不群令儀可度粵從幼學夙有
俊聲下唯未省窺園待

此故質之深珠玉蘊含山川輝媚自當名世
豈獨傳家補之氣合相求心均莫逆緝緝洗
之何取檟株拘之自留臨水送將牛羊方下
望風懷想鴻雁欲來庶幾逢聲子之班荆且
復過孟公而投轄未遑馳慶反辱流音尚阻
盍簪惟期彊節

荅亳州趙教授啟

茲緣罪譴復避親嫌豉才譽之素勤聯官曹
而深幸恭以教授推官端良可度超牽不群
蚤收科第之榮方莅膠庠之佚粹精古學本
自得於下帷敏捷高辭咸相傳於倚馬操惟
幽而不改聲乃大而遠聞倦飛聊比於一枝
築室尚容於三徑先煩慶問尤認眷私感服
欣愉併增誠悃

太學荅學生林自啟

竊審論秀辟雍登榮造士伏惟慶慰上舍先
軍懿行可度美才不群負笈徒行豈辭李固
之千里違親忍志未厭何蕃之五年故能通

達大成文史足用升諸鄉而有素告於王而
可官以補之預在膠庠特貽戩翰推先非據
感服徒深

荅王勲謝首啟

數從弁補初預宥與雖學制之同然必鄉評
之所與竊以貢士先輩幼稟雋異蚤勒編摩
敏七步之修詞飽五車之彊記李廣百戰未
立十功何蕃一歸動輒累歲阮窮已甚操守
更堅果緣考察之公往偕造秀之選國有道
化方革浮華士惟忠良乃稱推擇九層始於
累土一鳴可以驚人豈但顯親固將行義願
思餘粟務正學以言而發身母後輜車稱稽
古之力以辱士先承緘翰但劇感銘

謝陸倅啟

輟自班聯屈臨州郡消辰之善視事云初伏
惟慶慰恭以某官經術博通文詞敏瞻賢閔
論秀蚤成金玉之章卿寺須才久躡鴈鴻之
綴英猷方顯雅致不群自求外官欲試民事

聳聞交印已揚慈惠之聲即見賜環傷在清
華之選補之田閭託跡萍梗因風當趨牆屏
之嚴以伸柔梓之恪屬茲被命既迫赴官愧
流問之辱先悵叅承之莫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九

啟

赴揚州上太守王資政正仲啟

比者得請宸廷備員州佐蚤在陶鈞之內久
辭牆屏之嚴寅緣庇依欣喜幸會恭惟某官
道德世範文詞儒宗龍虎之得風雲主威益
重山淵之有珠玉國勢增華加以仁厚不矜
直方有體倦經為於機政思宴息於藩維而
補之冊府後來書生孤立慙梧鼠之五技竅

侏儒之一囊江海之思日縈魂夢麾符之蔭
與有光儀春水已生吳艤當具尚漕裝之未
促倘荀御之可容鄉往之誠陪百常品

與交代范峒啟

蒙恩外補承之後塵惟慕誼之素勤獲趨風
而自慶恭以其官夙懷賢業諳有令名行已
不撓而衆推居官所至而民願尚淹器幹屈
佐藩維補之質薄自憐學迂寡與陪英麾於
中秘非所宜堪奉甘旨於宴閑蓋其私便企
青雲而雖舊繼白雪以良難行造門牆粗窺
矩範欣愉幸會悃幅奚殫

與淮南提刑賈殿院啟

蒙恩外補竊祿便親望履幕以良勤去門牆
之未久敢圖官守遂在部封恭惟某官道業
古人之期風聲列位之冠以義出處繫時重
輕雖稚意不忘於本朝而直諫自難於居內
久傾公議尚屈遠猷補之質薄自憐學迂寡
用糜丹鉛於兩府固之毫釐佐條教於藩城

足殫駑蹇趨叅良邇庇賴為榮瞻詠欣愉併
深悃幅

與淮南監司啓

蒙恩外補竊祿便親仰風望之素隆傾誠心
之固久敢圖官守遂在部封恭惟其官賢業
謁聞公才屢試奉行寬大之令威亦暢於屬
城愛養疲瘵之阡財不虧於成賦尚淹使指
行副褒延補之質薄自憐學迂寡用糜丹鉛
於州府固之毫釐佐條教於藩城足殫駑蹇

趨叅良邇庇賴為榮瞻詠欣愉併深悃幅

荅揚州教授曾收啟

比者請外便親蒙恩佐郡往歲周旋之舊彌
平契濶之懷又此從游良為幸會恭以某官
精智洞物高才邁群倚相讀書博洽窮於世
表正平作賦敏捷出於坐中科甲先登名譽
早立當居要近寧久宴閑補之自以拙艱安
於踈迹青雲魏闕初驚日月之遙春水隋河
已夢江湖之上聊復尔耳慙為來之淵明于

時言 喜班荆之聲子清和在候導養造宜
先辱音題尤增感刻

上楊守王正仲啟

近承息檢叨備府僚嘗貢郵牋借塵台几敢
謂謙尊之盛德曾無踈賤之遐遺飭書記以
染修付候兵而傳致獎收踰分感愧并心伏
審得請過家方眷展墓散黃金之百鎰見白
髮之故人鷁舟歸濟於晴江虎節還臨於治
部即日鎮撫多暇神明用休被之蚤被陶甄
久辭牆屏載勤舟楫奉甘旨以知榮適及郊
折聽歌謠而自慰意行調於元鼎難久託於
後車用此傾馳不忘魂寐清和當候拜伏可
期

與淮東提刑王司諫啟

被選中宸改臨東部獲趨風之良舊思去德
之未遙側聆除音尤喜幸會恭以某官學術
知古才謀適時直節在於諫垣能聲聞于省
闈訪民恫然若姑暫屈於登車副上褒延已久

虛於前席補之才質人後趨操衆違比緣將
母之求偶遂佐州之請敢圖官守預占提封
庶自竭於疲駑斷永依於庇賴欣愉鄉往併
劇下情

荅楊州判官趙奉議啟

辟書畫可賓幕改除惟跋慕之素勤獲從游
而私幸恭以某官美才自立佳譽藹傳鳳穴
一翰殊有超宗之質龍門獨上早膺元禮之
知念契濶之未遙辱音題而尤喜炎猷方熾
款晤可期

荅致仕大夫劉銘啟

竊啟風聲未親晤語枉書郵之先既審丹御
之將臨即日順履凝巖茂迎福祉某官賢誼
甚美公才素高浮榮如過於蚊蚋苦節自期
於松柏綠幸寓止當遂從游載惟欣慰之多
非復叙陳之究

與京東漕張道順啟

念趨風之良舊復去德之未遙遂託部封實

為幸會恭以某官博學知古通才適時揚歷
省闈名獨高於群彥從容使指威自警於屬
城方聖政之又新豈賢猷之久屈補之內慙
竊祿自乞試州歲比不登民逃未復撫循有
道在躬守於詔條施舍不煩可面承於教約
炎猷方熾衆奉有期

與京東提刑趙景仁啟

光膺帝制出領使權已次封圻初交印節伏
惟慶慰以某官高才敏達雅操靖嘉王立班
行固朝廷之妙巽風生群聽藹臺省之體聲
尚屈遠猷俯臨一道行著澄清之績亟歸侍
從之華而補之請外便親得官屬即竊同張
擅之邇將申守上之恭欣抃之誠倍百常品

荅淄守啟

去門庭之伊邇施負檐之云初畫界相望親
仁良幸補之家世單系用府後來文無取於
將明武不足以捍衛每自慙於索米姑求試
於長民伏遇某官忠盡事君中和布政顧何

功於製錦竊自喜於分光未暇染修先承慶
問感銘殊厚敷述難窮

與淄倅啟

著述寡功迂踈畏罪輒自陳於將母偶得請
於為州敢圖弛負之初乃辱馳書之既感銘
殊厚傾詠益勤恭惟某官懿行溫良公才敏
邵題與以侯偉仲舉之高名投傳而歸小巨
卿之獨操宜入聯於省寺寧久困於簿書而
補之曩昔官游寅緣晤接回首十年之舊相
忘數舍之間尚阻合并重增鄉往

與提舉鄭彥能啟

頃寓都城偶連牆仞自惟踈拙方力請於郡
章亦值高明將出宣於使指幸趨風之頗數
復去德之未遙間闕行路之勤空德交符之
始仰依大庇內激愚衷伏以補之素不逮人
猶知信已少時薄枝誠何取於屠龍長歲虛
名固無堪於挹酒窖中塗之寔跋賴十手之
輓推矧在仁賢敢為知舊當法令再行之際

屬疲薦承乏之時庶幾平均未廢詢採恭惟
其官忠以事上惠於撫民嘗力學夫古人知
為政之大體清河恃孺文之故敢有是心激
海遇勝之之賢儻緣今日官曹冗甚書牘闕
然尚阻衆承重增延跂

與京東漕呂直父啟

被旨中宸改臨東部允居庥庇舉集欣愉恭
以某官業履忠純才謀敏達當先朝之慎東
在群俊之上游使徇屢將守麾荐擁居有顯
効去常見思方聖政之又新豈賢猷之尚屈
而補之自推踈拙頃辱交承復幸提封獲依
刺舉惠留多袴民借寇以無由威暢連城盜
奔秦而先改趨叅甫邇頌詠充深

荅滑守李孝純啟

久託姻盟未親賢度一麾假守釋負檐之云
初千里贈言想音容而如接媿慙既厚欣喜
并深恭以某官懿行自將高才挺出蚤踐揚
於要官方烜赫於能名列戟映門固大家之

流澤褰惟行部有循吏之遺風側聆交符幸
此授館將獲踵門求見之便以慰慕義無窮
之心契濶未聞傾馳尤劇

賀知府趙侍制移鎮啟

光被制書改司京鑰允居庥庇舉集欣愉恭
以某官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蘊經邦之遠業
在志學之妙年入奉清光文采昭回之上出
臨方面折衝燕笑之間自當綱紀朝廷訐謨
帷幄尚茲均佚咸謂非宜補之踈拙守藩庇
違得罪敢圖息宥乃佐留居仰大厦之足依
侑孤蹤而自慰妍和取道順履逢休

謝提刑上官正言啟

奉法不度蒙恩薄謹何意拙踈之跡乃依刺
舉之嚴莅事云初省躬深幸恭以某官風猷
甚遠德操不回學蓋在於誠身任不斲於遇
合少馳妙譽蚤攝上科夷考平生實皆餘事
尚出將於使指行歸侍於禁垣而補之樗朽
無堪萍蓬惟寄去門牆之滋久備官屬以為

榮收堂下之言雖仰煩於大雅効囊中之穎
茲方窘於末塗更願須以歲時寬其轡策庶
幾報稱可積毫釐感愧之懷倍百常品

留臺韓朝請到狀啟

奉法不虔蒙恩薄譴敢圖佐守遂隸分臺春
言離索之情獲此從游之幸恭以某官慶傳
累世譽滿本朝子產知然明之心殊非今日
文舉待正平之少固與忘羊馬伏櫪而長思
萍因風而相 人生投分勢豈偶然念布叙
以未遑辱音題之良厚欣愉感荷倍百鄙懷

荅灘守啟

自以拙難安於踈迹抗章得請交印云初傾
心德謂之勤引領疆圻之邇願馳書之固久
待撰事而未遑恭惟某官慈惠為春清明可
鑑帶牛綠畝不但格於頑民渡虎去封已先
柔於異類將入補公卿之缺豈惟錫車劍之
榮慙製錦之難工幸分光之無損首貽慶問
倍荷眷私屬守郡符阻親履慕

楊州泛用賀冬啟

銅儀軫轉聲南陸之景長緹室飄飄知黃宮
之氣至人惟剛德天與介休恭以其官薦質
方中柔嘉暢外世大來而小往時陽息而陰
消用此進為孰量事業張坐靡於官局阻趨
慶於賓墀欣頌之誠倍越常品

元日賀啟

羊鷄被惡導四氣之始和椒柏泛醇薦百年
之難老惟人視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
以通柔嘉維則入陪嚴禁屢輸竭於忠猷出
摠連城暫布宣於惠澤順迎端月茂擁介休
悵拘繫於郡章阻叅承於戎幕永言善頌數
倍常情

元日賀啟

羊雞被惡道四氣之始和椒柏薦醇介百年
之難老惟人視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
以通柔嘉維則佩牛還畝知驚夜之可虛竹
馬迎郊想班春之方暇順迎端月茂擁殊休

帳拘繫於郡章阻叅承於實慕永言善頌數
倍常情

荅交代中散啟

拜息中禁假守瀕河念偕別之尚新獲交承
而自幸恭以某官德誼粹美材猷敏彊久束
在於班聯暫屈臨於刺舉將聞顯用諸大夫
皆曰賢固有規摹舊令君必以告未遑修問
先辱流音叅晤可期欣愉良劇

與李大中啟

倦游郎省得請藩麾平君慕望之勤今此晤
承之便恭以某官德履端潔才能敏長學粹
齒而蚤成志者年而彌邵踐揚臺閣蓋政事
之猶存穎脫雲泉固風聲之可尚馳書尚闕
流問辱先傾蓋足榮驅車窮林

謝呂大夫啟

請外便私蒙恩補郡去闕庭之伊邇施負檐
之云初問俗何先聞風增慕補之家世單系
用府後來文無取於將明武不足以捍衛每

內慙於索米姑求試於長民伏遇某官脫略軒裳燕居里第顧何功於報國竊自嘉於親仁未暇染修先承芳問感銘良劇敷述奚殫

荅通判朝奉啟

得請宸廷出分郡寄惟傾風之素切偶聯事以為榮恭惟某官德誼致修聲猷自奮楊塵閨臺之舊回翔藩閫之游咸謂非宜安能久屈庶幾有政賴別駕以不空固願無何如淮楊之高卧叅承良邇欣幸尤深

代韓太中賀徐中丞啟

躋榮螭陛進總霜臺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天才俊良神氣宏偉起干磐之鴻漸為溟海之鵬搏操行古人之期謨謀當代之映賈誼之遭文常千載所難馬用之遇太宗一言而合亟任常綸之選迅陞專席之樵光華儒林津隘士論側聆新命俯愜素誠限繫外官阻申慶謁永言欣抃曷罄叙陳

與淮南監司啟

罪譴佐州親嫌易地倚門墻之良舊託封部
之云初內顧迂踈尤深幸會伏念補之少而
孤立壯不造時誤貶職於書林本無學業濫
承流於藩郡祇用資塗敢攀鴻鵠之高嬉自
笑餅黽之易滿墨生白犢寧論無妄之災醜
效美顰宜取求全之毀賴聖時之忠厚俾愚
分以便安每自揣循惟知憐愴伏遇某官至
誠樂育大雅不群恕常用於一言威自行於
千里尚寬剌舉小假歲時倘不重於悔尤或
粗收於毫

謝解啟

伏覩解榜偶被薦送者迫彊敵以當前初虞
逐北挈孤軍而冒戰遽預先登進叨非據之
榮退積循涯之愧竊以治非一道三代之所
同功學非一師百聖之所並字更未流於淺
鮮之后進大本於芒忽之為五官猶具於天
根六鑿未仍於物偽行義忠信粹乎常得於
固存言語文章卓然皆出於可用教化之所

被及風俗之所影隨中國無異於四方野人
知學於君子王者之迹未熄古人之體尚存
少變而為晚周大壞而為戰國處士以諛行
自售公子以得人相傾離騷濫於辭章兵法
窮於威武禁游說者縱橫於辯顯任使者推
理以推俗僻則吳越無秀民照竒則鄒魯無
異行陵夷伯世鹵莽一塗漢弘秦餘而莫醇
唐因隋舊而未善際真人之撫運混雜霸之
餘墟 英宗廣于規謨 仁宗備乎文物

人上闔圖書之府重禮樂之司息誦數為腐
儒廢雕虫為士首奮乎百世之後覩此六經
之難以是取人謂宜得士如補之者拙非世
用僻與衆違有轉喉觸諱之窮無炙手可熱
之助流離百狀辜負寸心縉紳之所未信而
無庸鄉黨之所共輕而竊笑踞、自守無意
於舍龜張、何從迨同於即鹿亦嘗側聞長
者之論庶幾得上君子之堂十載屬文七年
論學蚤濫舉首輒困退飛託患難之餘生守

迂疎之舊習仰箕裘而莫繼俯蓬甕以增羞
望絕亨嘉分投窮籍詩常招隱書或絕交它
人謂其逆施智者以謂非異不覺歲月之易
失竊省功名而自驚遠舉何為聞虛絃之已
怯相忘可樂忘芳餌以後來然而學不能偶
當世之方圓材不足當大人之取舍僂俛自
力攀拳莫堪一字固微屢經營於燥吻萬言
良富愧滂沛於稭毫尚賴庶明過辱題品掇
其片善躋以上游斯蓋伏遇某官大雅不群
至誠樂與譬之水正錯而不動與夫衡誠陳
而不欺有形焉得而苟藏無物不可以自試
故容最陋亦預甄收其敢不增益淺聞激昂
壯節鵬搏有待固未忘九萬之程狗盜為功
猶不愧三千之客

公為求親啟

慶長舊望雖懷齊鄭之殊投分明時實許晁
張之並輒恃斷金之好曾忘倚玉之嫌仲孺
姪孫吏部長男公為不逮於人粗教以義伏

承賢弟龍圖位第十一小娘子閭儀世邵女
美幼聞安伸納采之誠私幸宜家之慶不妄
故分終惠好音

送幣啟

近者輒布私誠仰希高援愧山川之能受報
金玉之好音不鄙單平更篤盟好及泮冰之
未幾著束鹿之惟時念孔李之通家寧慙於
舊庶媯姜之五世殊未可量永言欣愉莫罄
陳叙不腆禮幣具如別牋

公似求親啟

通家奕世如蘭未踰於夙心繼好諸孫投李
敢期於厚報載敦合姓敢替問名伏承某人
女善慶所種德容蕪茂某人男屬方幼學期
以成人男既彼甥女惟此出契援踰於它族
禮律可以通昏鳴鳳其昌已篤媯姜之舊同
車信美不遑齊鄭之嫵豉望良勤好音無闕

代謝求親啟

近枉行媒特傳嘉命高門絕企實懷賈詡之

私見于良勤願附王謙之義仰慙眷厚敢布
悃誠伏承其男蚤聞俊良自立孝悌無綺紈
餘子之好有詩書寒士之風某女方妙齡未
閑警戒來蘋南澗雖法度之可追如舜同車
顧德音之未著承言感佩難遽遵承

許親啟

比念鄙宗難攀高援輒布敢辭之義重煩同
好之言詠魴鯉之詩雖有慙於齊宋思冠冕
之胄誠竊慕於崔盧矧繾綣之已勤歆逡巡
而安可願言託附實有光榮感刻良深敷陳
莫究

送幣啟

疊煩信紹申篤嘉盟煥然純帛之儀寵以問
名之耗蘿施松柏後方昌而莫與京桃報瓊
瑤物雖薄而用可重不腆實篚具如別牋

求親啟

台鼎高門金蘭重義已幸趨風之舊矧煩維
好之修令弟其官制行孝恭稟資英爽幹蠱

優於用譽視履宜於考祥其房弟幾孫女蚤
慎閨儀粗知婦教乃求葑菲俾結絲蘿承命
愧慙披詞榮耀竊欽虛喜方膺五世之昌輒
昧單平願布一言之諾其於銘感豈盡敷陳
微物將誠具如別幅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九



